


科學童話

烏拉波拉故事集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烏拉波拉故事集

柏吉爾 著

顧均正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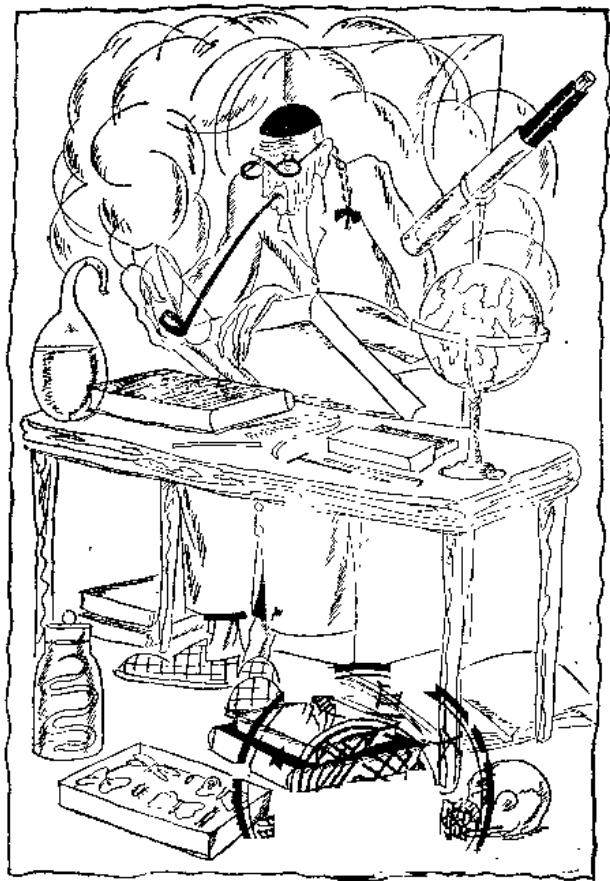


烏拉波拉事故集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三版
每册定價國幣二元三角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Bruno E. Bittner	顧 均 正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他的藥子機

(參看第三面)

給成人的話

在文學上，一向有着許多奇異的童話，供兒童閱讀。這些童話全都愉快動人，富於想像，並且有時的確還蘊藏着——連串嚴肅的思想（尤其是對於成人）。牠們不但得到兒童的歡心，並且就是現在，由於物質文明的增進，使好作回想的成人，也覺饒有趣味。

然而我們若作更深切的診察，卻又不得不承認，這些童話對於二十世紀的少年，人的要求已不再有任何真實的關係了，尤其是對於生長在城市而其初期的兒童生活又已過去了的少年。古代傳奇的童話與我們少年時代的那種迷人的滑稽木偶戲，已遭到了同樣的際遇。現在此種木偶戲，已給往往是毫無詩趣而對於兒童心情也無所激發的活動電影所拋在垃圾堆裏去了。

時代已經變了！我們儘管惋惜，但事實既經鑄定，也就無法改變回來。二十世紀的孩子，已經養成一種堅強的現實意識，和一種與日常生活密切接觸的技術品的愛好，至少在大都會裏的孩子是這樣的。我們並不奇怪，他所歡喜的是機械的火車，而不是我們少年時代所歡喜的滑稽木偶；我們更不奇怪，他愛讀那些穿插着近代技術偉蹟與緊張冒險等的生動故事，而不愛讀狼。

與小紅騎巾的童話我們年紀較大的人知道要欣賞小紅騎巾這故事中的象徵意義，只有重讀，但是現代的孩子，由於實用的現實意識，卻把牠當爲「荒謬」而不認牠有重讀的價值。

下面的幾個故事，就由於這樣的意味而創作的。你可以稱牠們爲科學童話。但實在童話只是牠們的形式。牠們的精華是包藏在淺顯的科學和技術兩方面的事實及經驗之中，若是孩子有意讀這一冊書，那末我敢相信，當他們翻完了這書的最後一頁時，他們一定會學到許多技術的知識，而同時還覺得非常高興。

目次

原序——給成人的話	一
關於烏拉·波拉博士	一
小水點	五
火柴和蠟燭	二二
月球上的一日	三四
世界的末日	五七
鬼迷亨利	六一
潛水夫杜蘭德	六六
太陽請假的時候	七三
風暴四弟兄	一〇〇
玻璃棺材	一三五
金剛石和他的弟兄	一四〇

冰山……	一五三
老樹……	一五四
奇異的世界……	一七〇
撒針……	一六六
被埋葬了的城市……	二〇六

關於烏拉·波拉博士

親愛的小朋友！在你未讀烏拉·波拉博士的故事之前，你當然要知道這些故事是怎樣寫起來的，並且這博士是個何等樣的人。

烏拉·波拉並不是他的真名字，他的真名字，在我們小朋友中間從沒有提起過，或許是大家都把牠忘記了，不過我知道，他是個非常古怪的老人，古怪得像人家給他的渾名一樣。

在哈爾濱山中，有一個長着濃密的杉樹的斜坡，坡上矗立着古羅馬的舊城哥斯拉，城中有高高的古塔，有狹隘的街道，還有好幾百年的老屋。這城靠近拉梅爾斯堡。在這裏，有許多的礦工拿着鶴嘴鋤在深深的地底下工作，在這裏，許多年以前，就住着烏拉·波拉博士。

他的生活很孤獨，他所住的似乎有些傾側的中世紀的老屋子，像所有其他的屋子一樣，睜開了迷糊的老花眼——小窗子——在驚奇地睨視着現代。在屋子的頂端，有一個小塔，完全用石版蓋起來的，這種石版，正像我們小朋友拿了上學去的一樣。在這塔裏，烏拉·波拉放着一架大望遠鏡，用來看月亮，看彗星。在屋子的裏邊，有兩間很簡陋的小室，放着些破舊的傢具，古怪的掛鐘，和各種零碎碎的雜物；其中的一間，裝滿了書，使你跑進去找不到坐立的地方。隔壁的

一間是更加雜亂了，那可以說是正式博物院。剝製好的動物，成爲化石的魚和蝸牛，骷髏和骸骨；各種蝴蝶蝶和不常見的甲蟲標本，地球儀和天球儀，電機和顯微鏡，幾百種的儀器，此外，天知道還有些什麼撈什子！

烏拉·波拉老先生終身住在這屋子裏，像是地窟裏的鼯鼠。他沒有妻子，沒有子女；只有一個戴着黑色大睡帽的老婆子替他照顧一切；終年伴着烏拉·波拉過活的，就是她一個，因爲他是個吝嗇的孤老頭兒。

如果你問我，他的狀貌如何，我只能說，絕頂奇怪！他的個子很高，碰到舊式屋子的低矮門框，幾乎跑不進去。他的個子雖高，卻又瘦得可憐，幾乎像一枝蘆葦。年齡已經在他的臉上畫着皺紋；他的頭上披着鋼灰色的頭髮，鬚髮剃得很乾淨，臉色顯得棕黑，好像是用久了的舊煙斗。但是在我們小朋友看來，奇中之奇，怪中之怪的，卻是拖在這老人硬領上面的一根小辮子。這小辮子實在已小得不成其爲辮子，只有老鼠尾巴一般粗細，辮梢上還打着一個黑色的蝴蝶結。我的父親告訴我，其實我們自己在舊時的圖畫書上也可以看到，在從前，所有的人都是拖辮子的，當時我們的老烏拉·波拉年紀已經近七十歲，雖然剪髮的風尚流行起來，所有的辮子都給時間先生的大剪刀翦光了，可是烏拉·波拉卻總是不願割愛。他的形狀看起來真是滑稽之至！此外，他還架着一副巨大的玳瑁眼鏡，嵌着一塊很大的圓玻璃，當他深思冥想地映着眼皮的時候，配合了

他的眼鏡和彎鼻子，看去活像一隻貓頭鷹，或者照當地人的土話，像一隻「烏拉」。

這就是他的渾名的由來。他的真名字是波拉博士，簡單明瞭，但是我們小朋友卻總叫他烏拉·波拉博士。

他穿着一件長長的灰色直領上衣，無論冬夏，總是拖着一雙鮮豔的氈呢鞋子。他老是坐在書籍和儀器的旁邊，從長煙斗裏噴着藍色的煙霧，幾乎不問世事。

雖然他的樣子很古怪，雖然人家躲在他背後取笑他，可是當他有時候站在窗口眺望，或在園子裏修剪樹木，人們見了他，卻總揚着帽子，向他深深地行了個敬禮，因為他是個博學的人，比什麼人都知道得多，無論是教員、牧師、醫生，甚至是地方上的長官；不過這句話也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因為上面所舉的這許多大人先生，大概都不甘示弱，而總自以為是比別人高明的。烏拉·波拉又曾經寫過許多高深的書，各國著名的教授都寫信來請他指教。

但是你也許要問，烏拉·波拉博士爲什麼要講這些故事呢？

事實是這樣的：在烏拉·波拉的屋子前，是一片廣場，場上有一個噴水泉。這片廣場便是我們小朋友最歡喜聚會的地方，我們在這裏喧嘩胡鬧，像是櫻桃樹上的一羣麻雀。但這對於老人卻是一件最討厭的事情！這妨礙了他的研究工作。由於禁阻中斥的沒有效果，他就想到用別的方法來阻止這種騷擾。在一個夏晚，我們正在噴泉旁邊照常地嬉鬧，他差他的老女僕來邀我們

到他屋子裏去。經過了相當的考慮。我們一羣中幾個最勇敢的小朋友，終於帶着一種異樣的感情和強烈的好奇心，跑進了這個屋子，這屋子在從前，對於所有的來客是一律謝絕的。烏拉·波拉對我們講了一大篇的話。他帶着一種奇怪的粗獷的聲調說，我們都是些頑皮的孩子，要不改好，將來都會變成壞蛋，他又說，如果我們答應他不再在噴泉旁邊吵鬧，不再拋石子到他的花園裏去，那末在每個星期日的晚上，他就要給我們講可愛的故事，喫精美的茶點，他會教我們從望遠鏡裏去看月亮，看星，以及看各式各樣的天象。

所謂烏拉·波拉故事，就是這樣來的！在起初，來聽的人並不多，其後越來越多，終於全體小朋友都參加了進去。單就這些故事已夠有趣，何況點心裏還嵌滿了葡萄乾。所以此後噴泉附近就寂靜無聲，因為誰也不願意惹起烏拉·波拉的不歡。啊！他真是個聰明的人！他的故事並不是普通的童話，其中沒有女巫，也沒有妖怪，不講公主，也不講受了妖術的蛙國王，總之，凡是一切胡說八道的人物，這裏全沒有。從這些故事，我們小孩子可以學到不少的東西，童話只是牠的一種形式罷了。正如化學家把治病的苦藥，包上了一層糖衣，使我們更容易吞嚥。博學的烏拉·波拉之所以把自然界的奇聞異事穿上一件童話的外衣，理由也是如此。

凡是我所記得起的故事，都寫在這裏，如果你把牠們通讀一遍，你一定可以學到許許多多的東西，例如關於太陽、月亮和星，關於風、雲和雨、雪，關於火山和海底，真是數說不盡呢。

小水點

「小朋友，」烏拉·波拉博士說，「今天我要跟你們講一滴小東西的故事，這東西你們大家都知道，而且無論在快樂的地方或討厭的地方，你們都曾碰見過這一滴水點。」
「但是，烏拉·波拉，這祇是一個很短很短的故事。像這樣一個小水點，只要一、二、三就乾了，完了。」

「胡說八道！你們都像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蠢孩子！」他笑着說，手裏拿着一塊花花綠綠的大手帕，正在擦他的玳瑁眼鏡。「等一會兒我就來講，要是誰等不耐煩，就請他走出去。你們別看輕『這樣』一個小水點，牠要比你們知道得多，要比你們有用得多，並且也遠不像你們那樣地給老年人找麻煩。」

於是我們大家就趕快坐下來，喝着茶，大口地嚼着老克立斯蒂娜所做的糕。她所做的糕，總是很好喫，滿滿地嵌着葡萄乾。

「現在你們聽好，」老烏拉·波拉說，「在花園裏的接骨木樹底下，坐着一位小姑娘，有一粒晶瑩的淚珠正從她的臉上滾下來。她的母親已經給人擡到墳墓裏去了，所以這是她一生最

悲痛的時候，因為世界上雖然有許許多多的人，可是母親卻只有一個。她臉上的淚珠，反射着可愛而和暖的七月的太陽，閃爍着，像金剛鑽一樣。這就是我們的小水點的生辰，因為眼淚無非是水點的最高貴的形式；悲哀就是牠的母親。

「但是，我們的小水點自己，卻毫不悲戚。這個小傢伙覺得自己能夠生存在世界上，是一件非常歡樂的事情。他坐在那裏，又柔和，又溫暖，斜瞞着高據天空而為宇宙放熱中心的太陽。『要是我能跑到那盞明燈那邊去才夠快樂呢，』小水點想。而實在他也真的爲了思慕太陽而消瘦了，因為他的身體越變越小，到了後來簡直連人類的肉眼也看不見了。

「現在我猜你們一定在想：『故事完結了，因為我們早就料到，水點一經消失，老烏拉·波拉就不會再有什麼話來講了。』但是，你們的念頭是轉錯的，小朋友，因為我這個故事才只開頭哩！你們不要以爲這小水點看不見了就不再存在。在這個世界裏是沒有一樣東西會消滅的。要是東西會消滅，我們真不知道要尷尬到怎樣的地步！你們應該記住，什麼東西都是常住不滅的，變化的只是形狀。現在太陽的熱已經把小水點變成了無數微細的水泡，像肥皂泡一樣，只是比肥皂泡極度地微小罷了，這些小水泡在清澄的空氣中飄蕩開去，慢慢地給風吹走了。最後，這些水泡來到一處廣大的草原上面，在這草原的砂土裏，生長着許多瘦瘦的杉樹。那些砂土是非常地熱，牠溫暖了附近的空氣，使之向上升騰，正如屋子裏的熱空氣向屋頂升騰一樣。氣流被迫上

升，就挾着我們這些小水泡越升越高，一直到藍色的天空中。一架飛機嗡嗡地在旁邊掠過，險些兒把這小水點的許多水泡衝個四散。要真是這樣，那末這小水點的一生早已就此了結，可是實際上等飛機一過，什麼都還是好好的。

「在天空中是非常寒冷，正像熱使水點中的各微粒膨脹一樣，冷又使牠們再凝縮起來，於是這些微粒就同了幾萬萬個其他的同伴，聚集了變成雲。在下邊的地面上，隱約地露出幾個小小的村莊，那小姑娘仰天望着這像帆船一般在天空中駛過的白雲，決計不會想到這雲裏浮着一些微細的水粒就是她眼裏流下來的淚珠所變成的。在我們的實生活中，碰到幾年前的老朋友，因為他年紀老了，頭髮白了，服飾不同了，以致見面不相認識，也是常有的事情。

「小水點在高高的雲端裏，飄過了莽莽的大陸，汪洋的大海，他再三地想，「世界雖然這樣廣大，卻什麼地方都有人住。」到了晚上，那片雲一直飄到了南方，在地中海的上空，遠遠地可以望見意大利海岸上的燈光。但是，在海面上還有更多的溼空氣在向雲端裏升上來，於是那裏的空氣就容納不下這麼多的水分，因為到了日落以後，天氣驟冷，而那些微細的水粒已漸漸併成球狀，終於又成爲水點。結果空氣就決計把牠所負載着的那許多水點，全都撒了下來。風吹過來，我們這個小水點，就跟着幾百萬個其他水點，從雲端裏落下，越落越快。他已經變成雨點了。

「在下邊的海面上，滾動着暗綠色的波浪。一隻巨大的輪船，射出紅的，綠的，白的光，正以全

速力前向行進，在推進器的附近，攪起了一個水沫四濺的大漩渦。舵工站在他的哨位上向黑暗中探望着。在遠處有一個明亮的燈光，忽明忽滅；這就是那不勒斯入海口的燈塔。「我們早早應該到達港口，」舵工說，「現在卻要下雨了！」於是他破口大罵這陣雨和這天氣，因為水手總是

不大高興在風雨中服務的。

「答！我們這兩點突然覺到他自己是在海裏，他已經完成了從雲端到地面的旅行了。」好險啊！他想，「我終於又回到堅實些的地方來了。在雲端裏聽天由命地飄浮，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因為像這樣地下掉，你無法預料將降落在什麼地方。現在我在自己所屬的海洋裏游泳，自然是安全得多了。」可惜結果和這理想完全相反！他在海裏還不到一分鐘，就有艘輪船格騰格騰地風馳電掣而來。你們得知道，大輪船裏的引擎是個很貪心的怪物，他拚命地消費着煤和水，用來產生多量的蒸汽，以轉動推進器，而使輪船前進。在船的一旁有一個抽水唧筒，正當我們這小水點溜過的時候，牠恰好從牠張大着的嘴裏吸進了大量的海水，用來補充鍋爐裏的耗損。

「小水點突然覺到自己被什麼東西抓住，捲進一個暴烈的漩渦中，不上幾秒鐘，他就已到了鍋爐裏了。天哪！這該是多麼倒楣的事！在這個鐵質的怪物裏面，真是熱得發昏，猛烈的火焰衝過鍋爐中的火管，把水變成蒸汽。小水點覺得有點疲乏；他被扭、摘、拉扯，全體粉碎，終於又變形而

爲許多微細的水粒；他已經變成了蒸汽，在無限的大壓力下，他又氣喘喘地被逼到一個狹小的管子裏去。『我的性命恐怕難保了，』小水點（實在他不再是小水點了）想，『現在我什麼都完了；這樣的生活是沒有人能夠活得下去的。我是完結了！』突然他望見了一個洞，那是通到蒸汽引擎的機筒裏去的。蒸汽用了可怕的大力，衝了進去，並且由於方才在鍋爐中受到了粗魯的待遇，這時就遷怒到機筒裏阻住去路的小活塞，一齊用蠻力來將牠攆走。活塞喫驚地連忙後退，順次推着牠前面的連桿，連桿又去轉推粗大的曲柄軸，曲柄軸馬上把推進器旋轉，而使船身前進。

「但是，小水點完成了這件工作以後，已經精疲力竭，沒有什麼用處了！這些廢汽從排氣管逸出，再度受冷，於是許多的小水泡就互相擠軋，又凝成了水點。我們這個主人翁自然也逃出這個活地獄，通過排氣管，回到海裏去了。」

「小朋友，這就所謂人生！」老烏拉·波拉說，「我們如果要做工，那就非耐勞喫苦不可，當我們做的時候，固然覺得厭煩，可是等到工作完成以後，回想起我們曾經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來，也很可快慰，而且是永遠覺得快慰的。所以穿工服的人，總比懶漢子強得多，即使他的外套比不上那樣的漂亮。」

「『一個人生平的遭遇，實在是不能預料的，』小水點怡然地想，『當我在小姑娘的臉上